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二

禮政九 喪禮止

古人喪服之學

與陸翼王書

後篤終論上

後篤終論下

表微

釋言

丁憂交代

期功喪去官

武官丁憂

喪棚迂解

答尹亨中書

喪禮經傳約

喪服

上馮師問喪儀書

顧炎武

顧若璠

張爾岐

張爾岐

方苞

藍千秋

顧炎武

顧炎武

顧炎武

高珩

鍾曉

吳卓信

陸燿

陸燿

喪禮二條

已亥示道希兄弟

跋方望谿先生教忠祠禁

齋期

厚終論

弔說

論弔喪

謝學說

喪刺答問

喪父有繼母計不稱哀請

諭庶子後生服制書

喪服三條

答喪禮問

禮說

禪月考

閏月

顧炎武

方苞

汪師韓

全祖望

陳祖范

陳祖范

毛奇齡

徐乾學

何發

柴紹炳

沈大成

許三禮

劉榛

柴紹炳

邱維屏

汪琬

居喪釋服解義

汪中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二

禮政九 喪禮上

善化賀長齡編虎輯

古人喪服之學日知錄

顧炎武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以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與陸翼王書

閻若璩

鈍翁近與僕辯喪禮不勝。因憤而言曰。閻某聞有親在堂。奈何用喪禮與僕相往復。縱言之是已非。因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左氏豫凶事非禮也。以佐成其說。嘻異哉。其亦可謂妄之至者矣。檀弓所云乃指明器。左氏所云乃指生而來賻者。皆非親在而言喪禮之謂也。古大功廢業。況於居父母喪。宜一切廢。然獨許之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者。蓋以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且復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平度者。從不寓目而取辦。倉卒人縱聖人。其能一一中禮乎。吾恐文王周公之制也。廢且久矣。孔子命伯魚學

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子張沒於夫子後而檀弓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是曾子問一篇皆親在時以喪禮實於夫子者也。唐顯慶間。許敬宗李義府用事。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邸一篇。凶禮由是闕。今鮑翁得母類是。噫。士大夫議論若此。弟深爲世道懼焉。

攷藝文類聚孝類引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此尤親在國喪禮之切證。可補國氏所未備。

後篇終論上

張爾岐

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瑯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含竈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妾紃輶冒之屬。尙不必備。又況所謂金鏤玉匣。金竈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財。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懺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俑。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鑼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模。結綰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是嘲轟呼嘔之聲。豔麗詭異之飾。雜遝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抃。而後快於心焉。而後乃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驟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知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於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卽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觀者之

目而已。古之厚葬。誠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於僭矣乎。本欲自致於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之爲得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襲歛襚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況於懣度之說。古所無也。卽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盜而爲幢幟之僭。何爲也。易服而用禮。自資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縛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敲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幄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饑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於古人。沿今所尙。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壘鑿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後篤終論下

張爾岐

葬之習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旦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持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賓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至者歟。此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禭。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注。迎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與禭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禭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禭日月邁於上。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禭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當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者哉。盡人皆子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

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蓋亦思所以變計乎。

按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煥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歛葬者。不聽服官。又按唐書顏魯公傳。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時爲監祭御史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停喪之爲。世厲禁也久矣。附記。

表微

方苞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旣得仕。納徵於季氏。會有

先帝之喪。踰歲勿親迎。或詫焉。其官

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旣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禱。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藍千秋

余編脩以乾隆元年夏。丁母憂歸。三年春。未祥。而復有父之喪。是年冬。皇太子薨。編脩之在職也。侍講讀於東宮。至是聞變。以四年春正月抵京師。哭。皇太子於園寢。上有旨。畱侍皇子。旣而以其父未葬。仍命

回轍終喪。將行。編脩諗余曰。棟之來。有議其不當來者。今求歸得請。又有議其固執以要名者。先生其謂我何。秋應之日。禮以義起。順於人情。有權有節。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之謂禮。夫禮豈一端而已。或主於恩。或主於義。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昔曾子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用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及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夫子張友也。曾子以其服哭之。而況於皇太子乎。曾子而非禮也。則吾弗知。曾子而無非禮也。則以其服哭。皇太子。子游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又何議焉。因書之以釋編修之惑。

丁憂交代日知錄

顧炎武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歷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訃遽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卽責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

高祖父丹。陽尹順之。

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荊鎮。髣髴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

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卽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形體雖松楸亦不及見者揆之深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訃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期功喪去官日知錄

顧炎武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章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姬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卽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愛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尙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颺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九異當選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甯歸遂釋印綬晉陶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

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壘壘期月周。戚戚彌相慙。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徵。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晉書傳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感。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龜。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龜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龜官。削侯爵。顗等知龜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詔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脫齊衰而入士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鑿踰方聞。皆鑿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瓊納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

章強買店宅。細論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陣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喪。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喪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宋史。王巖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臨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宋天禧三年。諸路貢舉人郭縝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縝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武官丁憂附論居喪宴飲日知錄

顧炎武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明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耶。

唐憲宗元和九年。京兆府奏故法曹陸廣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

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

冊府元龜

十二年。尉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

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

舊唐書本紀

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城說。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賢哉。

喪棚迂解

高珩

從先野人問於予曰。聞貴邑之治葬事也。率用布棚十許座。其高大也以幾丈計。其用布也以幾百疋計。或至用雞綵丹青。其修費也。幾十金以至幾百金計。信有之乎。曰。然。曰。此王者之制與。聖人之教與。抑有益於亡者。與。曰。皆非也。論其事。則富貴之家。糊焉。遂相效而務過之。以爲美觀。不然。世俗將以爲譏。論其心。則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後盡於人心之義也。曰。以是而師孟子。是王莽安石之周禮。其爲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古人之立說也。標其大端。而未及示其微義。學者附古人之義也。虛者未可語於實。小者未可語於大。其相去遠矣。孝子之於親。豈沾沾端以財事哉。夫固有其大者焉。事親以道。而偕爲聖賢上也。策名王朝。免於邪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酒炙之養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堂斧之制矣。夫酒炙之養。未敢侈以爲孝也。然而吾親實享之。勝於祭而太牢之豐矣。衣衾棺槨之制。亦未敢侈以爲孝也。然而於吾親之身。猶切焉。勝於葬而容衛之隆矣。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聞焉。於其切者。或致怠焉。反沾沾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且其勞多而費重。一一自爲之與。曰。否。親知之。喪事然也。曰。是皆樂爲之與。曰。未可知也。然。或有爲施焉者。或有爲

報焉者。其爲報者。則我之施固在前矣。其爲施者。則我之報將在後矣。似未嘗厲人也。曰是不然。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則事之不齊。亦事之勢也。親知相愛。誠有願爲之者。則亦有不願爲之者矣。夫不願而使之。則致厭之道也。不能與不願而強之。則致怨之道也。雖其人理當報我者。而彼力實不能。強之報猶怨矣。況強之施焉者乎。夫本以爲榮也。而後乃至於辱。本以爲孝也。而後至令人怨。且詛其父母。不亦非計之得者乎。曰家富而自爲之者何如。曰免於人怨矣。然惜其染於流俗。拙於用財。而未知能用財者之足進於孝也。夫致飾以爲觀美也者。不過欲令小民俗士。嘆羨嘖嘖。以爲此家誠富貴。有子孫能華美耳。以致戚之時。而企乎觀者之譽。人子豈宜有是心。況未遯流俗之所羨。而爲士君子之所笑乎。且以數日兼旬之勞。百金千金之費。俄頃便爲烏有。不亦暴殄天物乎。且欲孝而無財。則已耳。財既足。而欲孝。不有營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寺。以隆世守者乎。進而上之。不又有推述祖父之遺意。而贈三族以及鄉黨。建義倉賑凶荒。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後福爲尤厚。記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爲善孰有大於濟衆者乎。此謂能用財而能孝者矣。釋此不爲。雖輕費萬金。譬擲財於曠野。置有用於無用耳。已可謂拙於計矣。況歛怨詛於親知。損先人之令德哉。亡者而無知也。將焉用之。是自爲侈大。而非爲父母也。亡者而有知也。其賢者。必不樂其子孫之厲人而歛怨。厲已而耗業矣。爲子孫者。何忍隱其先人之非賢哲。而必以世俗之誇詡爲榮也。耶。如上所陳。孝固有。大而切者。欲爲孝子。必審擇於此矣。曰人已爲我盡力矣。可但已耶。曰此爲喪主言之。不爲襄事者言也。既以大事煩人。自當循例報之。其人卽力辭焉。贈賻定須相償。曰賓客可露處乎。曰布幕代之。既不費財。亦不露處。與奢甯儉。聖人之明訓也。

得告。知已歸盡。窀穸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蓋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于戴記喪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于室。耐杖不升于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于其親也。期而練。再期而編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疏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卽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聖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爲終身之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卽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卽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耐祭既服喪。

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竊恐未安。夫祔祭。祔禰于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雖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祭天地社稷。越綽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為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焉。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于几筵。以墨衰祀于家廟。其說為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既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督亂率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宣。

喪禮經傳約

吳卓信

恩禮節權。喪之四制也。飯腥苴蕡。天望地藏。雖天子不能異。而聖人為之區。其隆殺者。緣生以事死。稱情而立文也。未死廢牀。求生氣也。屬纊於面。候絕氣也。死於寢。當其病時已在寢也。遷於南牖。正尸也。櫛用斂衾。去死衣也。主人難斯。禮記作筭。筭。筭。骨。筭。筭。髮。易衣。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親始死。難斯徒。跪。扱上衽。二氏以難斯。即筭。而陳。祥。道。以。為。無。嫌。且。援。檀弓。文。為。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至。小。斂。乃。投。徒。跪。二。手。承。衾。而。哭。冠。而。括。髮。盡。人。子。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及。小。斂。則。已。矣。然。後。括。髮。而。袒。徒。跪。二。手。承。衾。而。哭。初。去。冠。未。括。髮。也。婦。人。去。筭。而。纊。未。髮。也。○登。音。查。去。纊。哭。而。復。復。者。鄭。云。天。子。夏。采。小。僕。之。屬。諸。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而。招。以。衣。望。反。諸。幽。也。楔。齒。齒。用。角。捫。為。將。含。恐。急。閉。也。綴。足。○拘。足。用。為。將。履。恐。辟。戾。也。餘。閣。之。奠。疏。云。閣。架。繞。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側。死。而。以。其。餘。奠。之。口。澤。存。也。始。設。帷。堂。鬼。尚。幽。也。由。是。命。赴。告。哀。序。哭。位。男。東。婦。西。或。坐。或。立。殊。尊。卑。也。○大。夫。以。上。分。別。坐。立。士。則。皆。坐。受。弔。受。襚。有。君。命。則。主。人。迎。拜。送。非。是。不。送。迎。也。○卿。大。夫。為。銘。各。以。其。物。王。用。太。常。大。夫。士。長。短。殊。其。辭。一。○女。書。姓。為。死。者。之。不。可。別。識。也。置。之。竹。杠。未。為。重。也。○重。以。木。刊。鑿。之。長。三。尺。用。難。鼎。未。命。用。緇。一。○女。書。姓。為。死。者。之。不。可。別。識。也。置。之。竹。杠。未。為。重。也。○重。以。木。刊。鑿。之。長。三。尺。重。卒。塗。置。於。津。臨。葬。掘。坎。於。階。間。少。西。將。棄。浪。濯。也。○浪。音。綠。沐。為。塗。音。役。於。西。牆。東。鄉。將。焚。潘。水。也。○漸。米。水。煮。置。於。茵。因。以。入。壙。○掘。坎。於。階。間。少。西。將。棄。浪。濯。也。○浪。音。綠。沐。為。塗。音。役。於。西。牆。東。鄉。將。焚。潘。水。也。○漸。米。水。煮。置。於。茵。因。以。入。壙。